

收完地里的玉米你的理智就恢复了



潘石屹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潘石屹从自己的现实经验说起,如何获得人际关系,如何保持工作激情,如何通过磋商达成合作,如何办好企业,处处充满真知灼见。他也反思自己的成功以及成功之后的迷茫,寻找一条从物质到精神的解放之路。

[上期回放]

很多刚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,在步入社会后,常常觉得人际关系很复杂、很难处理。他会埋怨别人,觉得社会是恶的,善的自己无法应对周遭。实际上,潘石屹觉得,在现实生活中,你假设对方恶,对方确实会以恶来对你。所以你要善,怎样善呢?今天来说。

教你共赢

SARS蔓延时,2003年5月初,我从我住的山里出来给小孩买奶粉,要经过某郊区的道路,一共经过了四道关卡。到了第一道关,我说,我家有一个小孩要喝奶,让我出去买点奶粉吧。关长是位村干部,告诉我出去就别想回来,我们主要是防北京城八区的人。我说,我不进城,只是在县城买点奶粉,小孩等着奶吃,我保证出了关卡20分钟就回来。出了关卡,进了超市,买了奶粉、面粉、大米和花生油后,我返回了关卡。干部走了,据说他临走时留下一句话:等他回来再放我过去。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见干部回来,便开车去找他。找了好几个地方,人没有找到,但找到了他的手机号。我不断地重复小孩等奶吃的理由,请他给我放行,第一道关终于过了。过第二道关时天已是黄昏了。有30多位男女老少一起审问我,主审官是位60多岁的老者,有点像《鬼子来了》里审问日本鬼子花屋的老头。他先问我叫什么?我说潘石屹。他说YI字怎么写。我说,随便。老者生气了。我赶紧一笔一画地写好了自己的名字。此时此刻,在黄昏的北京郊区,有挂着黄布和红布的路障,旁边有30多个表情各异的男男女女,如果能拍下来一定是一张非常好的照片。但我不敢拍,怕拿出照相机惹怒他们。能让我走,我就赶紧溜吧。第三道关是在村口,所有的人都认识我,他们的要

求很简单,车不能开进去,人可以进去。他们认为,人不会传染病,汽车能传染病。我只好下车,背上奶粉和米面,走在夜色已深的小路上。第四道关是大石头垒成的,夜深了,也没有人了。虽然人可以自由过去,但任何车辆都是通不过的。

来自自然界的恶,给人带来恐惧,恐惧再逼出人自身的恶,不信任他人、只顾保全自身。人类的恶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恐惧下无奈、无知的抉择。如果我们不能消除恐惧、消除沮丧,还能有什么成功呢?

有一年我们公司的销售员被另一个公司集体挖走,这就是轰动一时的“现代城挖人事件”。当时,我心中真是恨啊,沮丧啊,埋怨世道不公啊,完全以恶来考虑问题,恶控制了我的大脑和身体,我感觉自己犹如笼子里面的困兽。后来我靠着最后的理智回到山里,回到我在山里的家——山语间。回去还是想这件事,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,想到头疼。看到我们地里的玉米熟了,索性开始掰玉米,一筐筐地往回搬,竟然把这事儿忘了,完全排除在头脑之外。等我把地里的玉米收完时,理智也回来了,情绪也正常了,头脑也灵光了。于是,我很理性地把下面的事情处理好,召开记者会,完成了一次危机公关,接下来现代城的销售竟然奇迹般地变好了。如果当时在不理智的情况下以恶攻

恶,和对方较劲,势必会引发更大的不快。

我们从电视、网络、各种媒体中,看到最多的表现力量的东西,是飞机大炮、海军陆军。这些武器都在强调一个道理:有坏人,对付坏人要有力量,要以暴力抗恶。殊不知暴力本身就是一种恶。与暴力站在一起的,还有抗议、恐吓、拳头、谩骂、造谣、欺骗,等等,这些东西没有一件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好处的。不光没有给别人带来好处,甚至给发力者自己也没有带来丝毫的好处。每当谩骂、恶意中伤别人后,你一定会出现无所适从的无聊和空虚,为了弥补这无聊的空虚,只好用更恶劣的语言去谩骂和中伤他人,越是恶劣的语言说出口之后,出现这种空虚和无聊就越严重。与其说以上这些也算是力量,那只能是戕害自己的力量。

我们要永远相信爱的力量,爱的力量每一次施为后都会带来温暖和充实。

经常有人问我第一桶金怎么来的,从哪里得到的,有多少。其实每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时,我都想说,人的第一桶金是自信。即使你没钱也不要怕,自信就是你的资本。也有人在自信前面加了一个不好的修饰语,叫盲目自信,我不太爱听。我说过很多次自我的害处,但我认为与自我有点关系的不错的好东西之一,就是自信。自信当然有自我意识,还有信,相信的信。相信,是正面的、健康的。要相

信自己。一个相信自己的人才

会相信他人,相信未来。一个人不能自卑,千万不要三教九流地划分什么层次,并把自己归为某个层次来限制自己的能量。我14岁半去兰州上学,穷得不得了,只有一条裤子,于是整个学期我都在担心这条裤子会不会磨破了,破了就惨了,因为我里面穿了一条花裤衩。这给我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,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这条裤子会破,每次站起来前都要先偷偷摸一下后面是不是有洞。那一阵我真是自卑极了,因为一条破裤子,走路靠边,站队找不好姿势,完全没有精神。我们说一个人有精神,是指他呈现出一种积极的、向上的状态。表现在对人上他是大度、和善的;体现在对事上他是努力、敢于担当而不畏困难的。这样有精神的人,能够吸引他人与之交往或者共事。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对我特别郑重地说过两句话:没事别惹事,有事别怕事。我若遇到困难,想起这两句话,就会一下子把身上的能量全都调动起来。我去学校做演讲时,也跟大学生们说,这一代大学生,心理上要强大。要能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欠缺什么东西,然后我们可以做到哪些事情,不要偷偷奸耍滑,绕到边上去。软绵绵的人、奸猾的人,没有人敢与他搭伙做事。

自信的人敢于说真话,即使真话伤害了他人,别人最终还是信任你,因为你

能把住你。自信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个性,敢于真实暴露自己的内心。我说的话,都是我心里想的,不会迎合谁去说。个性是以真实为基础的。如果你真实,不要怕你的个性被发现。从市场交换来看,我们有一个原则,就是差异交换。你有一个梨子,我有一个苹果,才能发生交换,如果大家都是梨子,就不会交换了。自信的人敢于拿出自己的苹果。

这一点对我最有启发的是动画片《花木兰》。花木兰的爸爸对花木兰说:“树上的花,每一朵花都是独特的,你可能是最晚开的那一朵,可也一定是最漂亮的。”这句话说得非常好,是个大道理。现在都讲张扬个性,我觉得个性不一定非要有意张扬,还是自然存在的比较好。个性和自我是不一样的。个性是你客观存在的特征,你是个诚实的人,是机灵的人,或者说话爱眨眼的人,这些自然出现的个性,是你的标志。但是一鼓动大家去张扬个性,可能个性就变成一种主观设定了。他是个短发,可是为了表现与众不同而留一头长发。而这个个性不是他本身具有的,只是一种最新的开发和设计。我们可以欣赏他对自己形象的创新,但要说这是他的个性,就不靠谱了。个性是固有的和恒定的个体特征,是彼此了解和把握的依据,要是这个依据都可以随意设计,人就真的不能信任了。

泉泉受伤后不再认我的那个情敌



没没女 著
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

作为一名典型的“没女”,我目前正处于“三没”状况:没钱、没房、没车,并且,我刚刚辞职,又没了工作。辞职当天,我赫然发现男友泉泉背着我在和别的女孩子接吻。我伤心欲绝,想与泉泉分手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一个比泉泉更英俊、更富有的帅哥闯入了我的生活……

[上期回放]

李义军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头头,他似乎喜欢上我了。很快,他、吴猛、珊妮和我就结伴去青岛旅游。旅游途中,他很清楚地向我表白。我也有些心动,但是我不肯用全力,因为我害怕他只是个逢场作戏的有钱人,而我,不想再次被男人抛弃。

都市情感

在青岛玩得非常开心。隔天中午,我们返回广州。下午两点我去了店里。有个女孩进了店,个子小小的,中发,一身嘻哈的打扮。看了一圈,她似乎更多的是盯着我的写真,打量着装修的细节。走了,我疑惑地跟出去,想着在哪见过呢,又想不起来,可能是竞争对手吧,现在做生意都不容易。我微笑着回到沙发前,手机收到一条短信,是黄段子,已经是第N个了。在青岛我要过“义勇军”所有的号码,不是“义勇军”的!

删了,却接到电话。是吴猛!我诧异着问什么事,居然回答约我吃饭!我借口要看店,委婉地拒绝了。“义勇军”晚上打电话给我,我们聊了很多,大部分都是绵绵情话。挂了电话,我始终不敢相信这些是真的。“义勇军”太优秀了,无论是外貌、事业还是为人处世,都比泉泉要上好几个台阶。

半个月过去了,“义勇军”准备带我去看看珊妮的瑜伽馆进程。我上了车,电话响了。居然是泉泉,接,还是不接?我顿了顿,才按下通话键,竟然是一个女人的声音:“你……是夏春天吗?”“是。”是泉泉的新女友吧,我心里一阵痛。

“是这样的,你能不能马上来××医院?”我从座位上直起身子:“泉泉怎么了?”对方的沉默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紧张,“义勇军”也露出关心的神色。我飞快地下了车,拦了辆的士,我不想“义勇军”知道泉泉。再打了个电话过去,问了病房,我确定泉泉出事了,而且还在住院部。

在病房门口,我看见了泉泉的新女友,漂亮的脸透着一丝邪气,我想起来了,上次去过我店里。她眼神中的敌意非常明显,我没有打招呼,径直进了病房。泉泉静静地躺在床上,头上、手上都缠了绷带,右腿被吊得高高的。我走到床前,泉泉的眼睛闭着,一张脸有刮痕,面色发白。我鼻子一酸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,我的抽泣声越来越大,突然听到一个声音:“小姐,你是病人的什么人?”我擦了擦眼泪,看到医生正盯着我,旁边站着那个我讨厌的女人。“呃……我是他姐姐,是表姐!”医生的表情似乎舒展开来,“你出来一下,病人还没有办住院手续。”跟着医生,我走了出去。

“医生,我弟弟他现在怎么样,严不严重?”“唉,年轻人,好端端的跳什么楼!”医生回头,不可思议地瞄我一眼。“跳楼?”我的嘴张成O。“右手右腿骨折,脑震荡,还好是三楼,不然的话……”医生兀自叹息着。

泉泉是不可能自杀的。一定是谁推他下去的。这是我的直觉。手机响了,是珊妮。珊妮问我我在哪儿。我如实相告。我回到了病房,看到边上的病床多了些生活用品。我对在玩手机游戏的女人说:“你走吧,这里交给我!”对方冷哼一声,“我为什么要走?我才是泉泉的女朋友!你以为你交了钱我就把泉泉还给你了?”对方声音逐渐尖锐。我毫不示弱地表态:“我可以走,只要你把真相告诉

我!”一阵沉默,女人低着头,嘴巴紧抿。终于,她走了,在一阵无声的硝烟后。

我把头轻轻趴在泉泉胸口,在熟悉的心跳声中,闭上双眼。此刻,我只想泉泉快点苏醒。泉泉吸收葡萄糖的营养,我也去茶餐厅吃了煲仔饭。我给妈妈打了电话,告诉她今天要在医院看朋友,妈妈很担心,我只好告诉她泉泉。

第二天中午,死里逃生的泉泉终于睁开了双眼。泉泉似乎在思索着什么,然后很认真地问我:“宝贝,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?”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,我看泉泉严肃的样子,心里咯噔一下。我找机会跑去问医生。医生听着我的陈述,半天才冒出“选择性失忆”这五个字。到底是什么痛苦的事,竟然让泉泉逼迫自己去忘记?我走到楼下,这才想起给妈打电话。妈妈已经煲好汤和粥,现在就在就打的过来。我在长凳上坐了一会儿,妈妈就来了。我们回到病房,泉泉一口一声妈,把妈妈心疼得眼里含满了泪。我恍惚又回到了一个月前,我和泉泉甜蜜的日子。

让我意外的是,下午那个女人过来的时候,泉泉竟然不认识。“我是你女朋友啊!”女人的分贝提高。“小姐!我哪有那么多女朋友啊!我真的不认识你!”泉泉已经失去耐心。妈妈也疑惑地停下了削苹果的动作。我拉那个女人到楼梯口,看见她的眼睛里都是恨。

傍晚,我在店里,珊妮来的时候,我在阁楼上躺着。没想到珊妮也红肿着核桃般的

双眼。我想问清楚,珊妮看了看小妹,我就带她去了附近的茶餐厅。在二楼的僻静处坐下,珊妮点了烟,泪眼模糊中,我没有问,我知道珊妮和吴猛出事了。

我们给军打电话。然后,我和珊妮去了天河城,又去了正嘉,我们在门口等到了军。我们来到了芳村酒吧一条街,进了一个叫“模特”的PUB。里面果然都是高挑型美女的世界,当然,少不了前来抠靓女的男人。我是极上太多黑社会砍人事件在这里发生。我皱着眉,不太满意军的自作主张。不过,看到吴猛就知道原因了。珊妮几乎更早发现,见吴猛身边围绕着几个模特,娇小的珊妮脸色都变了。军搂着我的腰,另一只手拽过想转身的珊妮。我见军的脸色阴霾,而酒吧嘈杂声、音乐声,一片混乱。

“过来!珊妮!”吴猛灌下一杯红酒,踉跄地走来抱住珊妮。珊妮面带怒意地挣扎了一下,我看见眼泪在她的眼眶中发亮。“来!干!”吴猛半醉半假地逼迫珊妮,没想到珊妮一把将酒泼到他的脸上。“我操!”吴猛甩了甩头,愣了一下,即大声骂粗口。珊妮被壮硕的吴猛一把推到军跟前,我大叫一声,幸好军扶住了。吴猛又骂了句,语音没落,军一个拳头已经挥过去。很快,军挥出第二拳。珊妮挣脱我,向门口跑去。我在外面拉住珊妮,军就出来了,后面跟着同样挂彩的吴猛。我去查看军的伤情,鼻子正汨汨地流着血。我急忙翻出纸巾来擦。珊妮上了

军的车,军若无其事地拉我上车,吴猛的车也开动了。车子驶离芳村。

“你一定奇怪我的处理方式吧。如果告诉你,我八年前就是在芳村混的,你相信吗?从沈阳来到广州,胸怀大志,举目无亲,凭着一张高中文凭,我在火车上的梦想与现实完全脱轨。”军一边开车一边说:“猛子就是在那时认识的,他是吉林人,我们成了好兄弟。混了两年,什么都没干成,就交了一女朋友。”车子上高速后速度加快,他继续说:“我和青青在一起两年,什么苦都吃过来了,没想到她还是离开了我。”

车子驶进锦绣香江。军伸出手来握住我,不再继续。军的别墅果然很大,错落在大高的棕榈树间,典雅静谧。房子很空,摆设豪华却显得冷清。在沙发上坐下,我察看军的鼻子,血已经不再流了。

“是不是经常打架?真搞不懂男人!”我不懂的是,军可以为了珊妮去打自己的兄弟。“猛子跟了我八年了,我不教训他谁来管他?都三十好几的人了,还不知道好好找个姑娘,好不容易和我们家珊妮谈上了,还莺莺燕燕的!”军脱下衬衫,往沙发上一扔。

“你们家珊妮?”“珊妮从小和我一起长大,她是2002年来的广州,大学生。”军点燃了烟。吸烟的样子颇有几分男人味,陷入回忆中的他很沧桑,“打了一年工,我看她贪玩,就和叔叔商量,投资给她开了家广告公司,丫头挺有商业头脑的,一晃两年就把钱给我还清了。”